



#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


邢建昌 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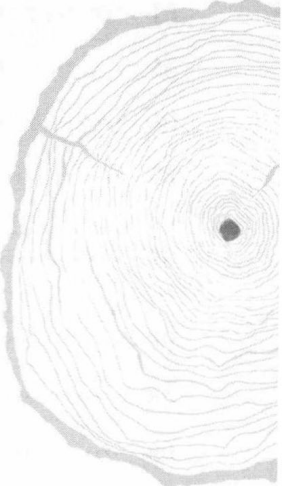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

邢建昌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罗少强

特约编辑：周文婷

装帧设计：周涛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 / 邢建昌 等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6

ISBN 978-7-01-020274-7

I. ① 2… II. ①邢… III. ①文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5330号

##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

20 SHIJI 80 NIANDAI YILAI WENXUE LILUN DE ZHISHI SHENGCHAN

JIQI XIANGGUAN WENTI

邢建昌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37.5

字数：550千字

ISBN 978-7-01-020274-7 定价：16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河北省高校优秀创新团队领军人才支持计划

# 目 录

导 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	1
一、知识与知识生产 .....	1
二、作为知识和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 .....	13
三、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学根据 .....	26
四、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几个维度 .....	40
五、知识生产：作为理论反思的视角或方法 .....	74
第一章 认识论框架下的形象思维讨论 .....	79
一、别林斯基与形象思维 .....	79
二、文学观念的传播与形象思维概念的中国表达 .....	85
三、认识论框架下文学本质的艰难探索 .....	89

四、李泽厚、童庆炳的贡献·····	93
五、讨论的终结与学术兴奋点的转移·····	97
六、几点结论·····	99
<b>第二章 人学主题的恢复与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人学根基·····</b>	<b>101</b>
一、人学话语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101
二、人学话语实践与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	117
三、人学知识型下的文学理论知识模式·····	135
<b>第三章 形式本体论与文学理论知识根据的内转·····</b>	<b>140</b>
一、从内部寻找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据·····	142
二、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知识生产图景·····	150
三、先锋小说与文学的“怎么写”·····	159
四、形式本体论的三个维度·····	169
<b>第四章 语言论转向背景下的文学理论知识维度的拓展·····</b>	<b>180</b>
一、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	181
二、细读与文学理论以及批评的专业化·····	190
三、叙事学的理论与实践·····	222
<b>第五章 “新方法论”策动下的文学理论知识更新·····</b>	<b>265</b>
一、“方法论热”的出场与退潮·····	266
二、“方法论热”发生的历史契机·····	274
三、“科学”话语与文学理论自主性的确立·····	277
四、对“方法论热”的知识学反思：贡献与局限·····	283
<b>第六章 审美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型·····</b>	<b>300</b>
一、“文学审美特征论”取代“文学形象特征论”·····	304

二、审美文论知识生产与启蒙、人道主义思潮·····	327
三、“审美”的坚持：以童庆炳审美文论知识生产为例·····	333
<b>第七章 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b>	<b>347</b>
一、大众文化兴起与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347
二、大众文化引发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	356
三、大众文化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转型·····	361
四、大众文化引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分化·····	369
五、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出场·····	377
<b>第八章 古代文论与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b>	<b>396</b>
一、失语症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危机·····	396
二、中国古代文论的知识学形态·····	403
三、在阐释中生成文学理论的当代智慧·····	411
<b>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状况及其反思·····</b>	<b>425</b>
一、“传统”的正名：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再学理化·····	426
二、“传统”的负荷：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知识内耗·····	434
三、知识的僭越：从“西马非马”到“西马化”之忧·····	442
四、知识的断裂：学科规训下的“西马”文论·····	447
五、知识作为方法：“西马”文论与文学理论的未来·····	452
六、知识的内化：生成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国形态”·····	458
<b>第十章 新媒介维度下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b>	<b>466</b>
一、网络媒介对文学的新挑战·····	467
二、网络文学的历史生成与基本特征·····	474
三、从超文本链接到网络文学本体探究·····	482
四、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	494

第十一章 “反本质主义”策略下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 .....	503
一、“反普遍主义”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 .....	510
二、“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 .....	521
三、“反学科”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 .....	538
四、“建构主义”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 .....	556
主要参考文献 .....	575
后 记 .....	582

# 导 言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从知识、知识生产的视角考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状况，是文学理论反思研究的一个极具前沿性和专业性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视角的确立，得力于全球范围内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的自省意识（反思意识）的确立，以及“思想以知识的面孔出场”学术思潮的助力。较之于那种仅仅满足于“回头看”的反思行为，知识生产层面的反思最具有本质的意义。

### 一、知识与知识生产

一般认为，知识是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认识的结晶。这种认识，还只是初步揭示了知识作为存在的一般特征，对于我们反思什么是知识并不具有本质的意义。因为在这个定义里，知识被作为静态的、客观的东西被认识，知识对于人类的深层关系未被揭示。实际上，在人类生存系统中，知识比任何一种人类创造的产品都具有根本的意义。没有知识，人既不可能认知外在世界，也不可能认识自身，也不会产生自己的历史，人类至今还只能生活在蒙昧状态。因为如此，知识的意义在今天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对于知识的追问，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苏格拉底堪称开启知识追问的第一人。古希腊时期，虽然有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以

及德谟克利特、普罗泰戈拉等关于世界和认识来源的各种观点，但这些观点基本是零散、不成系统的，知识论还没有提上日程。只有在苏格拉底那里，知识才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苏格拉底很有智慧，但他不认为自己有智慧，甚至“对自己的无知相当清楚”：“我不认为自己知道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sup>①</sup> 这被哲学史上称为“博学的无知”。正是这“博学的无知”推动了古希腊先哲对于知识的不懈追问。

沿着苏格拉底的方向，柏拉图明确提出了“知识本身是什么”的问题。在《泰阿泰德篇》，他不赞同泰阿泰德把知识归结为“感官知觉”的观点，认为感觉器官行使知觉功能的时候，是因人而异的，同时借知觉所接触到的现象也是经常变迁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因此，感官知觉充其量把握的是个别的事物，而知识则提供不因人而异的普遍的结论。因此，感官知觉还不是知识。柏拉图也不认为“真实的信念加上解释就是知识”，这其实是泰阿泰德的观点。柏拉图首先否定了“真实的信念是知识”的观点，因为人（例如演说家和律师）可以凭借“技艺”而不是“通过教导”使人产生“信念”，甚至是“真的信念”，但“真实的信念和知识一定是不同的”。<sup>②</sup> 泰阿泰德提出“真实的信念加上解释（罗格斯）就是知识”，表面看柏拉图接受了这个观点，“因为没有解释和正确的信仰怎么会有知识呢？”<sup>③</sup> 但奇怪的是，柏拉图最后并没有接受这个观点。在对话的结尾，柏拉图明确地告诉泰阿泰德：“感觉、真实的信念，真实的信仰加上解释，都不会是知识。”<sup>④</sup> 柏拉图的知识观包含着对于理性知识的强调和对于经验的、感官的知觉的否定，蕴含着理性主义知识观的萌芽。

① [古希腊] 苏格拉底：《申辩篇》，载洪汉鼎、陈治国编：《知识论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② [古希腊]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载洪汉鼎、陈治国编：《知识论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③ [古希腊]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载洪汉鼎、陈治国编：《知识论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④ [古希腊]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载洪汉鼎、陈治国编：《知识论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67页。

17世纪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标举“我思故我在”，认为一切存在都是“我思”之存在，“我思”之外就不存在。这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知识论传统：认识是主体的活动，人所以能认识对象，是因为人有理性。理性通过概念认识对象，故“我思故我在”。由“我思”得到的知识是确定的，无可怀疑的。康德发现了理性主义的一个盲区，即理智的先验范畴无法认识现象界之外的本体界：对于灵魂、上帝、世界等，理智的先验范畴就不起作用。因为本体界不呈现于现象。康德天才地意识到理性的知识的局限，因此他才有可能在理性之外建立起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以安顿人类思想中对于超验的、冥想的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当代西方知识论回应柏拉图时代的问题，从信念、确证和真的角度探讨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首先，知识是信念，信念是知识的第一条件。知识是被认识主体的信念所支撑的。知识，是信念的知识。如果不可信，知识就不成其为知识。当然，满足了信念支持的也未必就是知识。因为，信念也有真假之分。虚假的信念或者确证为假的信念，主观上无论多么信任执念，也不是知识。其次，只有经过了确证的信念才成其为知识。确证就是提供理由或证据，而不是主观猜想和臆测。再次，“真”是知识必然蕴含的条件。“真”即主观信念经过确证符合实际。

从信念、确证和真的角度探讨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固然提供了一条看待知识的基本思路，但这一思路也面临许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信念、确证和真的理解，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得到说明。特别是把“真”理解为与所谓“事实”“客观事实”的符合等，现代知识论已经证明这一条原则是行不通的。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其实不过是主体一厢情愿的设定。海德格尔早就发出疑问，一个外在于事物的主体，如何能走近事物而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海德格尔强调，人在认识事物之前，早已与事物融为一体，人所能认识的，是与人打交道的、人置身其中的世界。因此，所谓认识论意义上的“真”，早已转化为本体论或价值论意义上的“本真”。“本真”包含着主体的理解、设定和承诺，在知识面前，人不再是一个缺席者。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传统认识论，过于推崇理性的力量，相信人可以单纯凭借理智的认识就可以把握世界，

获得知识。而知识的真伪，又往往依赖外在客观事物的检验。这就决定了这种知识论，永远无法刺破被理性规训的物质世界的外壳，去发现物质世界之外的“别样知识”的深层意蕴。我们必须看到，人类的知识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系统，其根本意义在于获得对于世界的理解。而理解，不仅可以通过认识（即逻辑认知）的方式，还可以通过超越逻辑认知的另一种方式，例如，通过体验、直觉、冥想等得来知识。这类知识被理性主义排除在知识之外，但是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境况的恶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危机，格外强烈地凸显了这类知识的无法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西方现代哲学关注人的问题，标举价值，否定客观真理和知识的自足性。例如叔本华认为：“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sup>①</sup>尼采将其全部任务命名为“价值的重估”。<sup>②</sup>价值问题引入知识领域，引发了知识与价值的讨论。在理性主义时代，知识被赋予了更多的理性的、逻辑的、客观的和“真”的色彩，这种知识论，建立在理性至上的基础上，确信世界尽管千变万化，但是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不变的。而知识一旦捕捉到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也就具有了永恒的、客观的性质。这是理性主义本质观得以存在的认识论前提。现代知识论则否定了这一看法，认为那种超出时空的本质，不过是虚妄。知识，就其是人的智慧探索的结晶而言，不可能离开人的主体性的建构。知识作为社会存在，并不具备如自然物一样的客观属性。更何况，在研究的视野里，“一物”之成为研究对象，是主体的选择、发现和建构的结果。正因如此，知识在现代哲学那里，就不再是一个认识的成果，而成为人生获得意义，从而指导人再深一步探索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方法论工具，在不同的知识学背景下，人们对于同一对象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

西方哲学有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冲突之说。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冲突，实际反映了两种知识型的对峙、冲突。科学主义的知识起

<sup>①</sup> [德]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1页。

<sup>②</sup> [美] 朗佩特：《斯特劳斯与尼采》，田立年、贺志刚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0页。

点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数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数的和谐产生世界。因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通过数的演绎认识世界。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主义范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典型形态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核心是强调一切知识都要通过实证得来，所谓实证，也就是获取知识的方式方法是可以验证的。实证主义强调观察、实验以及逻辑上的证伪等。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一些学者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引入实证主义的方法。例如，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费希纳的实验美学、阿恩海姆的完形心理学等，都有实证主义的影子。实证主义的积极方面在于推进了学术研究在方法上的精确性，在研究主体方面的客观性，以及在表达形式上的精确性等。但是，学步于实证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无法解释人文领域例如人的心灵活动，文学中想象、灵感、情感等特点。面对复杂的心理现象，情感现象或者生命现象，我们只能描述它，却不能规范它。科学主义的局限，呼唤人本主义历史性出场。人本主义强调体验的先存性，认为体验先于理解，先于解释，体验要为人生的意义负起责任。理性主义在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可以计量的世界之后，付出了“意义危机”和“存在遗忘”的代价。人本主义特别强调要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的界限，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要在人类“理性断裂”之后，为“纯粹科学的哲学”的出场奠基。为此，胡塞尔不惜改变哲学处理的主题，强调哲学的本性不是“理性”而是本质。本质，也就是通过现象学还原、悬置和本质直观之后的“超理性主义”世界。尼采、狄尔泰、西美尔的生命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英伽登和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弗洛伊德、荣格、拉康、德勒兹的心理分析，以及伽达默尔、保罗·利科的解释学，姚斯、伊瑟尔等人的接受美学，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的解构诗学等，都在试图突破理性主义藩篱，去发现人类生存世界的隐秘河流，从而为人类提供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知识和一般社会科学知识的特殊知识。

由人本主义视界所开启的人文领域，是一个交织着生命体验、意义寻觅和理性反思的无限丰富的世界。由人本主义视界累积所形成的知识，是一种既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也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知识的“特殊的知识”，我们可以

称之为“人文的知识”。首先，就知识的属性来说，人文的知识不是一种符合论的客观知识，不能用自然科学知识的一般标准要求人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知识是高度主观化的，体现“应然”的价值祈向。其次，就旨趣而言，人文知识关注的是感性的个别存在，试图从对“感性的个别存在”的解读出发，来寻找人类“心同此理”的共同感受，并上升为理论，而不承担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找“一般规律”或“普世结论”的任务。这也决定了人文知识对于语境和“地方性”的高度依赖，它提供的是一种通过语境还原的“地方性知识”。再次，从获取知识的途径来看，人文学知识并不天然地拒绝观察、实验或实证，但其生成知识的主要方式却不是观察的、实验的或实证的，而是基于特定知识学模式上的反思。反思，对于人文知识具有特殊的意义。反思，使那晦暗不明的存在得以澄清起来。最后，人文的知识生产是累积性的，我们只能在某个特定知识探索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而不可能横空出世，通过所谓“范式革命”来取代已有研究成果。人文知识的理论演进遵循重复论或螺旋式的方式，它不是线性运动，不能用进步的观念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知识。

认识到人文知识的特殊性，对于我们研究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知识生产”是这些年在学术研究中使用频率逐渐高了起来的概念。“知识生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知识何以可能”。就是探讨成为知识的种种因素和条件。与传统知识论侧重讨论知识得以可能的主客观因素和条件不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生产”更加侧重于揭示知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特定时期意识形态对于知识生产的规训，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更加侧重揭示隐蔽的、具有症候性的知识诉求和生成方式；同时，也更加侧重揭示一种知识与此前知识的互文性关系，要从机制上揭开知识生产的面纱。

在西方，社会学一直被认为是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代表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水平的学科。社会学从理论初创到学科建制，从科学诉求到后现代讲述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高度关注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生产，着力探讨社会学知识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说明社会存在并获得认同的知识。作为知识社会学领域的开创性人物卡尔·曼海姆，将知识的分析置于特定社会情境

之中，强调知识的社会性或社会情景性，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结果。曼海姆以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为起点来构建他的知识社会学大厦。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的研究把揭露人类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政党）的差不多有意识的欺骗和伪装作为自己的任务。与其说知识社会学关注由于有意欺骗所造成的歪曲，还不如说它关心客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以何种不同方式向主体表现。”曼海姆明确要将“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通过大胆地承认这些关系，把它们引入科学自身的视野，并用它们来检验我们的研究结论，来解决知识的社会制约问题。”<sup>①</sup>

作为取代意识形态的概念表达，曼海姆用思考者的“视角”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所谓“视角”，即指“受到其历史和社会环境决定的、主体构想事物的总体方式。”<sup>②</sup>“视角”不只是一种观察事物的方式，同时也包含着人在观察事物时在思想中对事物的建构。因此，“视角”是造成思想或知识差异的一个直接来源：“两个人即使以同一方式应用同样的形式逻辑法则（如矛盾律或演绎推理程式），也可能对同一事物做出极不相同的判断。”<sup>③</sup>“视角”体现社会过程对思想的本质性的渗透。每个时代都会以新的视角来观察“同一”事物。

关于“视角”的获得，曼海姆写道：

对于一个一直在他村庄的狭小范围里长大成人、并在故土度过其整个一生的农民的儿子而言，那种构成那个村庄的特征的思考方式和言语方式是他所完全想当然的东西。但对于一个迁居到城市而且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的乡村少年而言，乡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他已经与那种方式有了距离，此时他也许很自觉地把乡村的和都市的思想和观

① [德]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② [德]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页。

③ [德]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214页。

念方式区分开来。在这种区分中，存在着那种知识社会学所致力于详细展开的方法的萌芽。那种被一个特定集团内当做绝对的而加以接受的东西，在外人看来，受着该集团的处境制约，并被认为是片面的。<sup>①</sup>

知识社会学试图通过“距离”找到反思知识得以产生的种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在知识社会学看来，知识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知识也不是通过建立与对象的认知性关系就可以完成自己的生产的。知识还受人置身其中的社会位置、社会地位的影响。人通过自己的身份预设了对象，在没有“距离的他者”介入时，这种预设的“视角”和“结论”被认为是想当然的事情。因为“距离的他者”的介入，那个受过城市生活熏陶的少年开始把“农民的儿子”的思考方式和言语方式说成是“乡下的”，也就是“片面的”。他已经不再是作为“同质的参与者”讨论“乡下人”的思考方式和言语方式，而开始把这种观点与“某种解释世界的方式联系起来”，以求获得对于对方的理解。从“农民的儿子”的隐喻出发，曼海姆试图对于思想现象系统地提出疑问：“这些思想现象是与什么样的社会结构相联系时才产生出来并发挥效用的？”发现一种思想方式是“乡下的”而不是“城市的”，是因为“不同观点的洞察兴趣和洞察力受到了它们从中产生并与之关联的社会处境的制约。”<sup>②</sup>曼海姆通过揭示某种“断言”所暗含的“视角的范围和局限”，使知识社会学上升为一种“批判”。

从知识与环境或社会制约因素的角度探讨社会学知识的生产，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方向。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的一些代表人物一直致力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例如埃米尔·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就认为，同宗教一样，知识也是依赖并反映它的社会基础的，知识来源于人的集体生活。“集体意识”所体现出来的时间、空间、类别、数量和人格等等范畴决定了我们知识的范畴。狄尔泰明确将社会科学（他称为“精神

① [德]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21页。

② [德]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页。

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认为社会科学知识获得的根本方式是“理解”。所谓“理解”,就是从个人自身内部世界出发去观察社会“最后现实”的方法,注重通过“内省”获得“个体世界和社会世界知识的综合”。马克斯·韦伯广泛研究并深刻揭示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文化;布尔迪厄则从场域、文化资本、反思性等进入社会学知识的反思,提供了知识反思自身的方式。知识社会学的核心,在于处理知识生产与特定社会结构组织、文化类型的关系,对于由于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获得的“知识”保持警醒的状态。

与知识社会学重点处理“知识与存在的关系”这一着力点不同,福柯的知识考古则是一种探讨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学说。后现代语境下的哲学、社会学越来越倾向于把知识的生产看作是由复杂的社会因素介入的活动。“活动”说,改变了传统知识论关于知识的客观/主观,对象/反映的二元结构来源,也解构了从符合论角度理解知识真伪的思想观念,把知识与社会结构、利益集团、意识形态、权力等关联因素的分析结合起来,使得“知识”携带了更为复杂的讯息。福柯认为,知识就是一种“话语”,作为话语,知识以及知识的生产是特定历史时期内各种因素进行的一系列实践。知识和权力有着复杂真实的关系,一种知识就是一种权力,一种权力也需要通过知识拥有自己。因此,权力和知识不是外在相关性的联合,而是彼此内含其中的存在。“批判的理论”也就是要分析在知识平台下的各种权力关系。在这里,权力是无处不在,弥漫性的。“权力”成为福柯话语理论的一个基本视角或赖以支撑的理论底色。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权力做进一步分析。按照福柯的理解,权力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机器、法律统治之类的权力,权力还应该从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是一种否定、排斥、拒绝的力量,生产着“禁令和控制”,传统权力说到底就是一种司法权力模式,是“统治者的权力”。福柯认为,17世纪以来,一种新的权力机器出现,表现出与传统权力理论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个无统治者的权力与统治权形式不相符合,这是‘惩戒’(disciplinaire)的权力。它是用统治权理论的术语完全不能描述和辩护的权力,